

禮拜六

第一百四十五期



世亨 1921

THE SATURDAY. No. 145.

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

66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落
落
大
方



駐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經理



依巴德電器行
 電話五百七十七號
 上海馬路三十號



老牌獨明燈保
 省電不亮式
 燈架燈風扇
 電燈架燈風扇

三星牌 雪花霜 雪花精 香雪
係用最新科學方法製成 不特滋
養肌膚 兼治皮膚粗糙 枯燥 暗晦
粉刺 諸患 冬令用之 尤為合宜

中國化學工業社啓

總公司 上海河南路

第二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漢口分社 花布街

北京分社 廊房頭條

各埠洋廣貨鋪均有批售

一失足成千古恨

人生歷境危險異常一朝
 失足千古遺恨患花柳病
 者亦如是也欲除恨事急
 須服敵藥房之海波藥因
 其功能清血解毒雖蘊毒
 極深症候極重亦無不可
 全愈也其他如癬疥瘡癩
 癰疽瘰癧婦女因梅毒傳
 染患赤白帶子宮內膜炎
 等均有神效每瓶二元

上海四馬路棋盤
 街口五洲大藥
 房謹啓

上海四馬路麥家園轉角

太和藥房發行

人中寶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體瘦面黃血虛氣衰腸胃不和
 精神昏迷手足無力五勞七傷
 等症勿論病先病後均極神效

保肺漿

大瓶一元七角半
 小瓶一元

肺受外邪即成咳嗽此藥性甚
 和潤功能保養肺部療咳化痰
 無論男女各種肺症均可服之

禮拜六第一百四十五期目次

臘尾年頭.....陸鄂不
 騙術續記.....劉恨吾
 賊.....殺人.....偶 然
 補讀樓拉雜話.....劉翳安
 三個當舖.....維廉姆司
 杭州騙術記.....丁憶煇
 獎券毒.....王建業
 瀛塵悟言.....于任士
 同盟.....汪逸庵

漫浪譚.....劉鳳生
 加房租.....吳 牛
 九邊陲.....一冰遺稿
 賀年片.....聽潮生
 梅香閣消寒瑣語.....嘯 / 曉
 情巢.....陳死人
 禮拜六歌.....鄭逸梅
 寫真箱.....瞻 塵

百代公司

梅蘭芳 天女散花

(頭段)

悟妙道好一似春夢乍醒猛然醒又入夢長夜冥冥

(二段)

未修真便言悟終成夢境到無夢與無醒方見性靈



總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仁記路九九號

唱片目錄與
機器價目另
印有樣本函
索即寄

園監製各種良藥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

上海廣東種德園精製著名藥品

聖藥 白鳳丸

謹告家有母女妻妾姊妹者當要預防種種耗病
老母幼女恐其身體虛弱妻妾恐其久不養育姊
妹恐其月經乍來乍歇百病叢生以致白帶小產
腹痛腰酸頭暈眼花久不受孕此種耗病凡男子
亦宜注意婦女往往有病秘而不宣以致貽害終
身宜速服此丸可免種種耗病之發生此丸不論
老少婦女胎前產後均皆可服大有裨益也此丸
本園特製五彩花鐵盒以杜假冒 諸君惠顧請
認明仿單盒面均有農商部給獎一等獎章庶不
致誤

價目 每丸洋一元 五角 二角半 一角
小丸每兩二角半 加料每兩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謹啓

紅樓夢廣義

誦其魔力之大亦可謂至矣然雖
炙人口終多皮相之讀法欲求一能
發明書中精義奧旨使人一讀而即
能窺見紅樓夢之微妙之書實鮮是
編爲青山仙儂所輯於紅樓夢中一
切人一切事物無不有所闡發其誅
心之嚴無異春秋筆削論事之明有
如老吏斷獄凡前此許贊索隱諸書
所未經道及者是編無不一一發明
之其文筆之簡鍊雅潔尤非時下人
所能幾及凡讀紅樓夢者皆不可不
讀此廣義也每部一冊大洋三角

外埠函購郵票九五代現 外
加寄費一成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發行
代售處 各埠大書局

愛國愛吸請人國愛煙



空包一個換煙一支



空包十個換煙一包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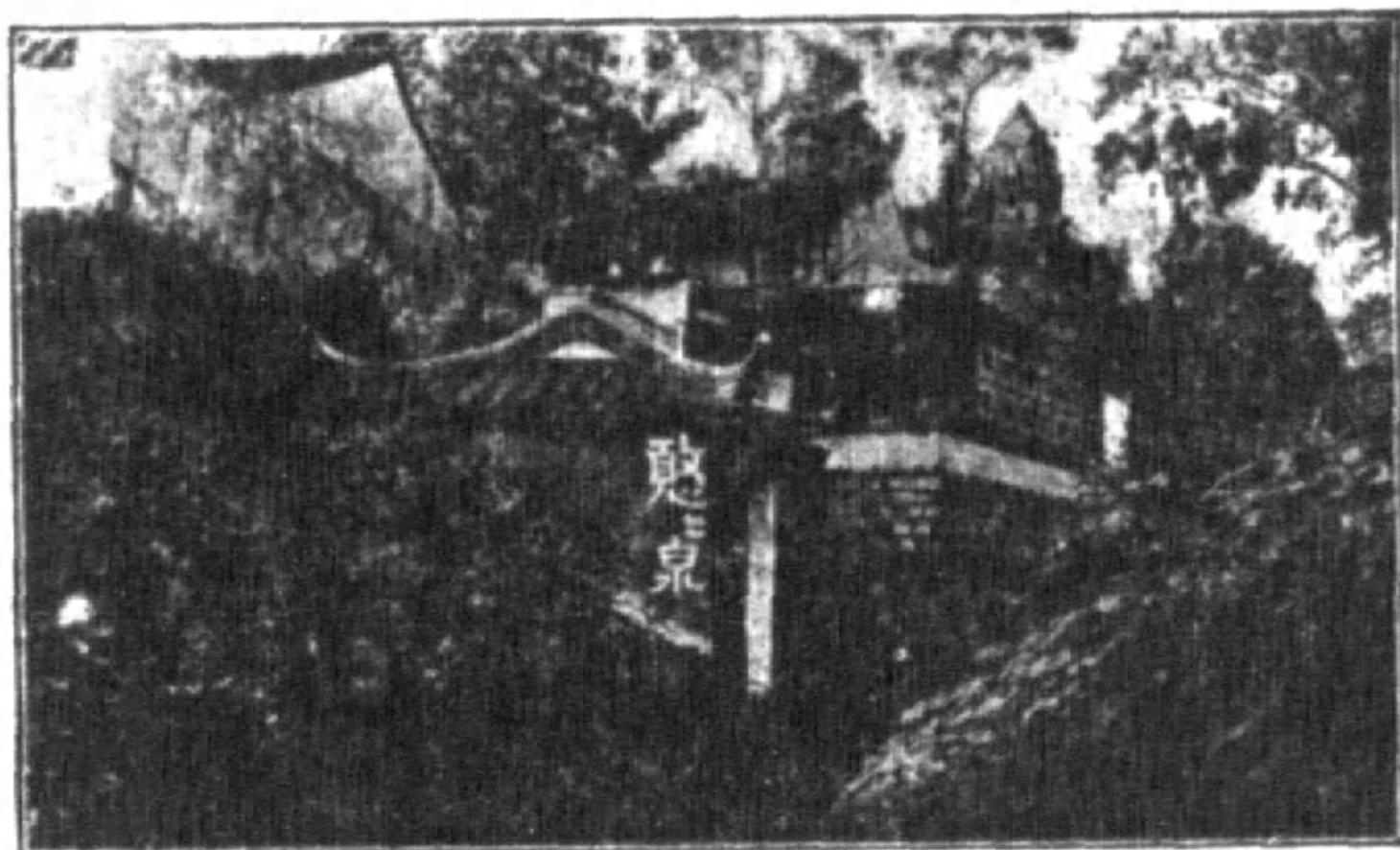
姑蘇虎邱名勝之十一 (虎邱山頭山門)



姑蘇虎邱名勝之十二 (吉公祠)



姑蘇虎邱名勝之十三（憨憨泉）



姑蘇虎邱名勝之十四

（壑翠山莊）

臘尾年頭

陸鄂不 杭州

過年過年……這兩個字在窮人聽了卻有千斤萬斤的力量重重的戴了一頂愁帽在富人聽了

卻極輕描淡寫一點也不用驚心（我這個過年是陰曆講的）單

講年底下的時候店鋪子裏有兩種忙一種是賣貨物忙一種是收賬

結賬忙人家也有貧富不同的忙富人的忙有兩種一種是討債忙一

種是買什物忙貧人的忙倒有三種一種是避債忙一種是借債忙一

種是進當店忙最奇怪的平常當店和衣莊是立於反對地位的當店

的營業旺衣莊的生意便覺清淡衣莊的生意好當店的營業便要減

色只有在臘尾幾年的時候却不然當店裏固然是人山人海衣莊裏

却也熙攘往來一邊是預備當了什物去還債好度過臘尾一邊又預備買新衣服好搖搖擺擺去

顯煥年頭不過當什物是真窮買衣服是假富有些人拿了與當的錢除還下債多餘來的便到衣

莊去買衣服一面顯出真窮一而又忙着去攔那假富因為臘尾的時光被人家瞧不起是不要緊

的只要到了年頭看見你的衣服渾身一新軒昂齊整便依舊認你是個朋友這一來當店和衣莊



不可思議

的門市自然能夠並駕齊驅了。我想一個人窮也罷了，偏不肯在新年裏顯露出窮相，還要裝一場假門面，這是何苦來呢？咳，這都是顯榮心的驅使。

在臘尾年頭的當兒，人家的事務自然要比平常來得叢雜，內中可紀的故事，也要比平常多了。可喜可笑，可怕可憐的事情都有。在下因為到過年的時候，不上當店，不進衣莊，沒得賬收，沒有債逼，仗着身手清閒，便替他們一家一家的不分貧富，一列將故事紀下，倒可以算得一篇臘尾年頭的寫真呢。

最可喜的是住在高軒里的蔣子儲。他在三年前的時候，每逢着過年，總擔着驚恐憂愁。自從臘月二十邊，債主上了門，直到了大除夕後半夜，方纔不見影子。現在情形却不同了。投機事業的橫財，已發了一百多萬。銀行錢莊交易所的股份，佔了不少。田地房屋的契據，堆了一箱。在外又把成千累萬的現金，一注一注的分着借給人家。四五千的，二三百的，都有。款子上千的，利息按月是二分。上百的，利息按月是二分四厘。他逢着月底，一處一處的收取，好不有興。到了年邊，別人家是不用說。四處張羅，等借着新債，去還舊欠。他却放着大注的金錢在家裏，高吊着眼珠，專等着人家上門去找他。他的金錢好比釣魚的香餌，不怕你錦鱗紅尾，睥睨釣竿，只要吞了他的香餌，便自然服服。

貼貼的任他烹剛了從臘月二十到大除夕十天裏面他統共放出六萬塊錢借與四十個債戶。年底利息不比往常上千的是按月二分四厘上百的是按月三分還要預付三個月再扣除佣金一成他這四十個債戶有十個是上千的一總借了四萬塊錢去扣下四千塊佣金二千八百八十塊利息三十個債戶是上百的自二百塊錢起至九百塊錢止一總借了二萬塊錢去扣下二千塊佣金一千八百塊利息他名目上借出六萬塊錢却已收回了一萬另六百八十塊在大除夕這晚他和一家的人團團坐了一桌子歡歡喜喜的大嚼那年夜飯他對家人說道錢真是一件好東西你們看我借出了六萬塊錢在這十日當中便生出了一萬多塊錢子金來也不要奔波勞碌一些兒只須擺着架子高坐在家裏自然有人苦苦哀求打拱作揖的來尋着我你道得意不得意說着哈哈大笑家人等也跟着他的笑聲一齊笑將起來除夕過完開了年頭他家裏一門的人坐汽車吃大菜看戲打撲克又麻雀未到元宵已將近用去一萬塊錢有些朋友見了蔣子儲的面都說你新年家裏的用度也太大了他却笑嘻嘻的回答道你們不曉得這半個月家裏人所花用的錢並不要我拿出半毫都是那過年不去的窮子孫送上門來孝敬我的咧

最可笑的是住在繡枕坊的姚澤先他祖上是有錢的遺下與他的財產也還不少經不起他逐年

揮霍差不多用得淨盡。他雖然窮了，却萬不肯露出本相。仍就要擺着空架子，裝闔家裏。姨太太還有兩位男女僕人，也用着七八個屋子。裏夏天電扇，冬天汽爐，件件不缺。外面的債務却堆積如山。幸虧他手勢還圓，人家有些還相信他，借了東家一千，還了西舍五百，剜肉補瘡，七拼八湊，勉強撐持過去。到了年底，却實在有點支架不住了。他想債務逼攏來，還可以設法懇情，權且擋住。獨有家裏過年的開銷，却比債務要緊。姨太太的壓歲錢，下人的犒賞費，邀請戚友分歲的筵資，以及種種的雜用，還有預備新年應酬賭局擺設春酒的經費，都是萬不可少的。算起錢來，至少要兩千多塊。纔可敷衍這筆錢。從何設法呢？只好老着臉向戚友去借。這些戚友見他前賬未清，誰肯再借新賬？況且到了年邊，正是銀錢緊急的時候，更分外不能答應了。他跑了幾處，仍就分文無着，急得愁眉不展。最後一想，住的這所宅子，雖然已經抵押與人，如挽人對押主去說，索性找絕寫了賣契，還可以拿得幾千塊錢。且把這臘尾年頭度過了，再作道理。主意想定，便挽着原介紹人姓張的去和押主商量。姓張的答應去了。到了次日，姓張的跑來說，押主允是應允了，不過條件苛刻，值一萬塊錢的房子，原押五千。現在如果照平價賣絕，還有五千好找他。他却只肯再拿出兩千塊錢，多一個都不肯。還要限你過了新年正月裏便要出屋，不准遷延。我因為於你的利益大受損失，不能允他。只好

跑來問你。據我意見。你還是向別處設法。不犯着去供他剝削。到了明年春上。你這屋子。包在我手裏。定有一萬塊錢好賣。你就還有五千塊錢好得。豈不是划算得多嗎。澤先道。別處因爲沒法可想。纔想到這條路子的。姓張的道。你拿了錢。大約是還賬款的。何妨同債主情面。暫緩到明年歸還呢。澤先道。不是爲還賬款。賬款原打算明年還了。這是比賬款加倍要緊的用度。萬不能缺少的。現在只好再請你和押主去說。就遵他的命。做成了。交罷。姓張的只得再去。這天晚上。姚澤先的住屋。已經完全賣與人家了。二千塊錢。也拿到在手裏。過年的開銷有了。也不用再愁悶了。快快活活的過了臘尾。到了年頭。興致勃勃的。赴賭局。請春酒。人家不曉得他底細的。都說他是個有錢的闊人。那裏知道。他到正月底。便要被人攢出祖遺的住屋。變成一個家庭蕩然的寡人咧。

最可怕的是。當某處郵務支局長的裘士詒。他家道向來清苦。一家老小。仗着他賺錢度日。照他的地位。只能夠謹飭自持。節儉度日。萬不能荒唐一些兒。他却因爲當了支局長。一切場面上應酬。不可忽略。除出朋友處婚喪喜慶例應的應酬不算。其餘請酒呀。碰和呀。喊堂差。擺檯面。種種無謂的酬酢。也不肯諉避。一次定要。在這些浪費的交際上面。硬充好漢。一月的薪水。就使一文不作家。用也不夠。他一人。的揮霍。沒有法子。當然借債。久而久之。虧空越大。債主催款的信。陸續寄來。勉強

延捱了兩個月。已到了年邊。債主愈催愈緊。還有菜館。衣莊。戲院。妓寮。等處的賬目。也一處一處的。送攔來了。急得他奔走無路。找不着一個得錢還債的法兒。人急計生。他看見人家由郵局寄匯的銀子。到年邊這兩日。非常踴躍。他就在刻字鋪裏。刻了收欸人姓名的圖章。在回單上蓋了戳子。竟自一筆一筆的。收到自己腰包裹去。拿了這注錢。分別還債付賬。綽乎有餘。從容度過臘尾。到了年頭。依舊興高彩烈的。會朋友。上館子。闖妓院。擺賭局。他也曉得這犯法的行爲。不久總要鬧穿的。想着很爲可怕。但心思一橫。姑且樂一日算一日。有一天他住在家裏。酒喝醉了。對他的夫人吐了這秘密的口風。只害得他的夫人替他心驚肉跳的長日。擔着恐懼。他却仍就呼朋喚友。醉月飛觴。眼前的豪興。雖然不減。以後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可憐的是當小學教員的陳樸人。他家無擔石。全靠每月拿十六塊錢薪俸。做全家的用度。他家裏上有父母。下有兩子兩女。一家連他共有八口。在這柴荒米貴的時代。任是你節衣縮食。極力省儉。也是難以敷衍。陸續不免在朋友處欠下些債。在柴米鋪子裏宕下些賬。他自交進了冬。便想起這些債務。到了年邊。無論如何。不能不應付人家的。極擬未雨綢繆。早爲佈置。無如心裏雖然想得。到手裏仍然辦不到。到了年下二十左右。依舊毫無準備。那討債收賬的。都跨上門來了。他又是講

理愛臉的人。不肯老着面皮混賴過去。只得將家裏可以典當變賣的物件。都典當變賣了來還債。但只付還了三成。還有七成實在沒法好想了。祇有婉懇債主。暫時寬限。待到明年春上歸清。那些債主偏不肯顧人家死活。硬催硬逼。說了許多難聽的話。他是個讀書人。重話是聽不起的。要想回說人家幾句。又是欠錢的理短。他想我做了一個男子。連這一二百塊錢。都籌劃不出來。人家對於我的信用。也不值這一二百塊錢。我這個人。還想偷活在世上。作其他是個書獃。一轉了念頭。是不會變動的。起了自殺的心思。便在除夕的前一天。夜裏睡在牀上。暗地吞了一包青粉。竟自別了父母。妻子自向幽冥世界尋生活去了。他家裏的人。到第二日早晨。方纔察見。趕忙施救。肢體早已冰冷。這天除夕左右。鄰家都是紅燭高燒的過年。守歲。惟有他家哭哭啼啼的。以淚洗面。到了年頭。馬路上肩摩轂擊。游人結着隊。玩耍游樂。那陳樸人的三寸桐棺。却淒淒涼涼的。由兩個人抬着後面。跟着送殯的孤兒寡婦。一直穿過馬路。徑自抬到荒郊厝放去了。看的人有些曉得是陳樸人的棺材。都嘆口氣說。可憐。可憐。

在下這一篇臘尾年頭的紀事。末後所載的這一件。覺得情節太慘澹了。很擾亂看官們新年及時行樂的眼光。實在有點對不起。只得請擔恕一些。兒不要責備。在下背時掃興纔好。

騙術續記

劉恨我 上海

我於一百四十二期本刊中記了騙術二則。今因有些暇時。又將我平日所見聞的寫出來。供大家研究。揭破他們黑幕。不使他們再在社會上鬼混。就是記者的苦心了。茲拉雜書之如下。

陰沈沈的街道。月色無光。連那路燈也是暗的。此時正是寒冬。那北風狼猛烈。一陣風過去。便帶着一種哀音……呀……我狠可憐……誰人要我的女兒……此種聲浪傳到我友的耳鼓裏。

他就把門開了。伸首外望。見遠遠地立着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牽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我友當時就走上前問他什麼事。那老者就答道。我是一個逃難的災民。一家只遺下我二人。現在飯也沒有得吃。就想將我孫女送給人家。得幾塊錢。為衣食之計罷了。我友聽了。就向女子身上打量了一回。頗可人意。於是兩方立了約。那女子亦首肯。允在我友家為婢。我友回家。付了廿多塊錢。此事算完結了。那女子在家作事頗勤。得我友歡心。誰知過了幾天。我忽然接了一封信。內說不料那婢女已於昨日將我衣服銀錢共約二十塊錢上下捲去。逃之夭夭了。

街上圍了一大堆的人。我適與友劍秋君同行。見了就上前看。中間有一個婦人。攜一個小孩。那婦身穿着白衣。手拿了白巾。掩面嗚嗚的哭。連那孩子亦是淚汪汪的。我友問他為甚麼。他就拭

一拔淚道：先生我的丈夫原是一個車夫，每天憑他兩條腿，一天跑到晚，只賺了一千多文。除了車租，不過餘三四百文。一家三口倚他爲生，所以過日艱難的。不料今年忽然生了一場病，不知不覺延擱至今，竟是死了一文。夫有故，特望列位仁人君子佈施一些。我此時聽得心也酸了，所恨身邊沒有帶得餘錢，不然也週濟他幾個。劍秋還對我說：目下人心奸險，騙術百出，恐是假的那婦人聽了，說：先生我非他人，可比。如不信，請一往觀。使知劍秋卽是答應，一把拉了我就走。見那婦人轉灣抹角，大約走了半點多鐘，到了一座荒村，見了幾間茅屋，再走了一時，那婦人停住了脚，說到了我等就跟了進去，見裏面有一二破壞不全的板椅，地上直挺挺的臥着一個死者。大約就是他的丈夫了。我在屋裏立了五六分鐘，覺得奇臭，逐人，我也不願我友就飛奔了出來。只見我友還未出來，原來他在內贈了他三塊錢。他出來，我也問他借了兩塊錢，送與婦人。於是我們歡歡喜喜的回家。到了星期，我往友人家談笑。座中還有幾位友人，我將此事講出來，有一人說是假的。我家傭僕前曾住在一家，與作此事者爲鄰。眼見他照此行騙，死人是活人扮的，不過他用一條單被，遮蓋身子罷了。

●賊……殺人

倜然 杭州

(一)

明亮的月兒。正抖擻精神。慢慢地從雲端裏出來。放出他的萬道寒光。穿過沉寂寂的夜。到大地。使夜間不至於十分黑暗。可是寫着這冷冽的空氣。沉靜的晚景。却終不免使人生出一種不快之感來。

却說被這月光照着的地方。有一處是個曠野。

雜亂的野草荆棘。橫七豎八的長着。在這夜裏已看不分明。遠遠望去。只是一堆堆的黑團。又好像是一個人蹲在池上的樣兒。無家的野狗在當中汪汪的吠。煞是怕人。如果有錢的人走過此地。不免要打幾個寒噤。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暗淡照月光照在上面。便更荒冷寂寞。生氣毫無了。可是沿着這曠野也有一條寬闊的馬路。蜿蜒蜿蜒向西而去。

在曠野的後面。馬路的旁邊。有一大幢洋房。氣象森嚴。巍巍矗立。在夜裏看去。正像一個黑怪物昂首直立。那曠野中的黑影。便似小鬼了。然而這洋房的裏面。却並不黑暗。燈火輝耀。極其光明。而且人聲喧鬧。笑啊……叫啊……拍棹子啊……慣牌啊……打牌啊……五筒……七索……碰啊……

……和啊。開詩一開。精加之珠光寶氣……香氣……喜氣。騰氣……便更覺繁華熱鬧。和那曠野

這無人行走的馬路上。忽然多了一條黑影了。一個穿着藍布衫赤着脚的小夥子。俯下頭。一步捱一步的走着。口裏還在喃喃的講話。微風中隱隱約約送來幾句「菩薩啊。可憐我罷……我實在萬不得已。本不要如此。只爲了冬天到了。沒得穿。沒得吃。我自己還不要緊。可憐我的老娘……天啊。恕我這一次罷……牢獄的滋味。我雖不知道。可是委實不願去嘗……我不偷那窮苦的作工的。只偷那有錢的坐汽車的住洋房子的……這總不罪過的哇……他們的錢不就是我們這裏拿去的麼。那末我拿他幾個……」汪汪汪幾聲狗叫。他吃了一驚。向四面看看。沒有一個人。便罵道。惡狗。你也來欺我麼。這時候他覺得已經走近這座洋房了。

大門口一盞大電燈。燈泡上寫牛公館三個金字。二門半開着。他躡足走到門邊。向門縫裏張了一張。裏面黑黝黝的一個天井。旁邊一個走廊。走廊盡頭一個小洞門。洞門裏隱隱有笑語打牌的聲音。他心中一動。抖抖的提起了脚。正想跨進門去。忽然「五呀」的一聲。他又嚇了一跳。忙立着不動。原來門房裏正在開了門。摔骰子呢。停了半歇。方才一步一步的走進門裏。五步一顧。十步一停的走着。可是他的臉紅得了。不得心裏火燒似的。異常難過。脚軟得像棉花一樣。嘴裏抖抖價念「

菩薩保佑……菩薩保佑……」忽然「嗚嗚嗚」幾聲。一部汽車從馬路上疾馳而來。停在門口。門房裏也不賭了。幾個人跑出門外。聽他們說道。老爺回來了。可是他們並沒有看見他。然而他的心却別別的跳。幾乎要跳出來了。眼淚如線的落下來。知道這次一定免不了他。全身都軟了。人也昏了。眼也花了。手足都不能動。一動只是像木頭一樣的立着。

這時候他想到他的母親了。眼睛前便現出一幅幻象。一間古舊的低陋小屋子。破棹子。破椅子。端坐着一個老太婆。瘦得露骨的。菜黃色面孔。加着許多縐紋。一條條的帶着黑色。閉了眼。手裏拿着串念珠。嘴裏一聲聲的念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流下來更多了。救苦救難。爲什麼不來救我的苦難呀。難道我應當吃這種苦的麼。我造了孽麼。可是我並沒偷到一點東西呀。那末……」

他果然被他們看見了。他羞愧得了不得。俯下了頭。眼淚直淌着。手足發拌。人也昏了。嘴更講不出一句話。他眼睜張着。可是看不清楚。只覺得模模糊糊有許多人站在他旁邊。內中一個講道。「混賬狗頭。你到這兒來幹什麼。幸虧我老爺……你們這些人都是死的嗎。爲什麼會讓他進來……」

……賊……拿我的片子去。看着實實辦他。一辦你們這些賊骨頭。犯賤的真真可殺狗！狗！」春

心裏更加難過。也很疑惑：「難道窮人都是犯賤的都是狗麼？」他的哭拌恐怖的樣子可憐的神氣都不能得人的憐憫反被人罵他是「賊相」說他故意做作是想哄人放他。這是賊的手段計策誰來上當呢。

不久他被巡捕帶去了。他自然不反抗不過只是哀哭。

聰明的官也同他們一樣的不信任他……於是乎他只得坐監獄了。

洋房中人講到這件事都哈哈大笑說「倒也有趣」然而他們那裏想到坐在牢中的賊和那小屋子裏的老婆婆都在哭叫皇天呢。

月兒氣憤憤的走入雲中一霎時世界黑暗了北風呼呼的吹着野犬狂吠似乎在那裏罵人哩：

(二)

三年之後他當了一家大戶人家的汽車夫了。

金黃色的太陽照在馬路上。成爲橙子色。一陣風起來沙土飛揚都與高采烈的在日光中跳躍。欺侮那些沒得吃車坐的窮朋友們於是他們只得停了步將手遮往眼睛黃包車……馬車也只得走慢了。可是汽車却仍舊橫衝直撞一些也不能阻住他。嗚嗚的怪叫好像自鳴得意行人只好看。

看他

這時候他也正駕了汽車出來。他主人坐在車裏叫他開快車。他自然不敢違背。雖然心裏有些見害怕。可是只能奉命照行。

任誰都說他是小膽鬼。做起事來。總畏畏縮縮的。毫沒膽量。這樣也怕。那樣也怕。開起汽車來。總是慢慢的。和別人的喜開快車。成個反比例。而且只要車旁有點聲響。他就要停車。因此受了好幾次責罵。了他的朋友常常勸他說。你不要這樣。東家總喜歡快的。慢慢的走多們討厭。便叫我們自己也要麻煩。哇。何況他們呢。風頭是人人喜歡出的。坐汽車飛快的跑。自然是很出風頭的。……現在又是他們自己叫你快。那末即使出了事。自然他們來擔當。哪便弄死了人。說得不好聽些。也只不過罰了幾塊錢。也是他們出的。那。你何必如此膽小呢。……最後他們又說了一句壯胆的話。『弄死個把。人。有什麼要緊。』他聽了。只是發呆。疑惑。不以為然。

然而他現在不得不快了。可是心裏却充滿着恐怖。

他的恐怖事實終實現了。在他開到馬路轉角的時候。這個慘劇就起始開幕。他三年前那一夜的形狀。又發現了。人呆而且昏。手足軟得不能轉動。只是對這不幸的人。看着心中非常難過。

巡捕來了。但他的主人安慰他說：「你去能不要緊的一會兒就可回來了。」

他以為旁觀的衆人一定要唾罵他了。可是事實上却不然。他走了。衆人也就走開。並沒有一個罵他的。

次日他的母親聽到這個信息便號啕大哭起來。殺人那還了得！一定要償命的。他以為他的兒子這回一定要送命了。怎不悲傷。可是他的媳婦却勸他說不要緊的。這是常有的事。那裏會償命。罰幾塊錢就完了。牢監都不會坐呢。可是他卻罵他媳婦無情無義。這時候還要說這等太平話。天下那有殺人不償命的道理。我老婆子雖然糊塗。這種事情總知道的。現在世界改變。難道變到殺人也不要緊了嗎。誰也不會相信的。要是不緊的那末。從前他為什麼東西不會偷。却要坐一個月牢監呢。我說現在犯法比從前辦得重多了。他的死罪是一定的……老太婆還想說下去。可是他明媳婦却欣欣的叫道。哪哪不是他回來了麼。老婆子不覺轉悲爲喜。睜開眼來。可是模糊一片。看不清楚。原來眼裏都是淚。哩便拉起一塊舊手絹。揩個乾淨。一面却叫道。兒啊。他正跨進門裏。應道。娘我回來了。叫你吃驚。老婆子喜出望外。便問他怎樣能回來的。他道。官講那人自不小心。罰了我東家幾塊錢……

這件事情。給了他和老娘許多疑惑。他們老不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原故。問了他人也仍是不明白。他們一直不明白。到死。閱者諸君。你道這是什麼原故。我也要請教。請教。

我友看了這篇說道。你這人真怪。這有何意思呢。但我說道。我自承是呆子。可是我實在不懂這個道理。他却哈哈大笑道。你這話更呆了。現在還有「道理」兩字嗎。只可說他是應當如此罷了。世界上這等事多着呢……

▲補讀樓拉雜話

劉裕安 上海

二十年前在馬山聞江甯袁君渭川云。有失意才人製一長歌名無憂曲。媿婦述之。詞多絕妙。惜今僅能憶其起云。前生作孽。今生受。願他生一世逍遙。生小椿榮萱茂。不讀書科名。偏早與結句云。五百年修真。入道要在那桃花深處。荷花深處。梅花深處。起一個新祠廟。不是佳人才子。不許把香燒等句而已。

先嚴晚香老人與先業師江冕階先生雅稱莫逆。一夕酒邊。老人引一古絕對曰。妙人兒倪家少女。先生天機清妙。即應聲曰。愁日月。明土秋心。亦已難能。而老人猶斷斷於明土為牽強。可見君子和而不同。信有以夫。

見師爲金陵某參戎撰關廟戲臺一聯云。率諸軍補慶生辰。試看菊部笙歌。不是三分世界。願萬世咸知大義。爲集梨園子弟。演他一卷春秋。今尙憶之。謹鈔於此。亦以見區區之未忘師範彩。

●二二個饒饒

維廉姆司河南焦作
福中公司

聽說現在上海人普通的希望是一個小老婆。同一輛馬達卡。要是能同心愛的小老婆。坐在新式的馬達卡裏。到四馬路大馬路各處熱鬧的地方去遊遊。是比做神仙還要快活幾倍呢。然而要有這種的福份。非有極大的家計。是不成的。因爲光有了一部汽車。要是沒有汽車夫去開。沒有買汽車油。同捐照會的錢。是不能行動的光。有了如花似玉的姨太太。沒有「有求必應」的錢。去供他看戲打牌。或者不能供他零用錢。同華麗出風頭的衣裳。是要下堂求去給脚底你看的。大凡有過姨太太和汽車的朋友們。看了在下的這幾句話。決不會向在下開辯論的。

至於平常的人。一天連開門七件事。都忙不了。那有功夫去研究那「一妾一汽車」的問題。天天被衣食住三個大問題。鬧得不亦樂乎。所以在下亦不願再講做富翁的樂趣。給平常人聽了。嘔氣。還是把這衣食住三個問題。來談上一談罷。

一個人在世界上終離不了這衣食住三件大事的。然而這三個問題裏頭也分一個輕重。譬如在俄國的西比利亞我國的東三省北部那幾處所在一年中有八九個月是冬天手掌般大的雪花一連兩三個月在空中飛舞那這「衣」同「住」的兩個問題就同「食」的問題一樣的要緊。不吃固然要餓死不穿亦活不成連沒有一間屋子同一個燒熱的土炕是不能過冬的所以街上要飯的化子每到冬天大雪之後就一齊的不見了其實不是他們因為天冷了去學馬浪蕩的改行亦不是得中了意外的頭彩有了高廳大屋坐在火爐旁處去向火乃是他們脫離這金錢世界的末日到了他們的屍身被那極厚的雪一層二層三層至八九層的蓋上不到明年三月半雪不停凍不開是不會出現的他們竟安然去睡那千年不醒的長眠了倒也逍遙清淨決不能因為忘記帶了狐皮大衣而嫌冷亦不能因為姨太太跟人逃走而生氣更不能因為跑快汽車鬧出人命而受驚一切世界上的喜！怒！哀！樂！今生今世是同他們沒份的了。

要是在熱帶的地方這衣食住三個問題倒也難不了人因為天氣本來不冷不穿亦不十分要緊天生的菓子偏地皆是採下來吃飽了在那大樹的濃陰底下睡覺一天一天就這樣的過去了。

至於這書同平常地方的人這「衣」同「住」的兩個問題沒有像「食」的問題那樣重因為

而且可以將就少租幾間。祇有人的一張嘴實在可怕。一天不吃是不行。別說一天就是中飯吃的。晚些那五臟神就要發出警告。所以一聽見米價漲到十四塊大洋。一擔平常人沒有一個不長吁短嘆的。然而米價雖貴。要是用錢買得出來也還罷了。要是天災人禍一齊來了。五穀不登。赤土千里。那纔難以活命呢。在下因此想起一件事來。乃是爲了三個饑饉關係四條苦命呢。在下要把那親眼目睹的一件事實寫出來。好教那豐衣足食的朋友們看了。或者有些感動。纔知道世界之上還有比我們命苦的人呢。

列位還記得去年北方的大旱災麼。河南北半省的災况。格外的利害。鄉下人因爲絕了糧。不能在他們老家裏安身。不論貧富有錢。亦買不出米麵來。幸而京漢鐵路局大行方便。特許這種受災的同胞。白坐火車。到河南南半省去求食。在下於去年路過新鄉地方的時候。倒看見了一齣災情的活劇。

彰德府城外有一個姓程的富翁。種有二三百畝良田。去年一年中祇收了八九擔糧食。要是一家四口省省的吃用。或能過的了冬。誰知到了十一月的下半月。那附近的窮人。連一升米麵都沒有。

的成羣結隊向各處逃荒。路過程庄。聽說程家有米有麵。就要實行他們自己發明的共產主義。便一齊上前打門。程家以爲土匪到了。嚇得程家八歲的小子藏在草堆裏頭。一動也不敢動。還是程媪有主意。將他們十四歲的女兒藏了起來。方同程翁一齊出去開門。但見一羣有二三百人。面帶菜色。爲首的說明來意。爲的是借糧。不要銀錢。勸他們不要害怕。於是這二三百人一齊自己動手。不由分說。將程家的生米做成熱飯。生麵下成麵條。不上一刻。竟治下他們的餓肚去了。他們飽餐了一頓。就拍拍肚子。要接續他們逃荒的生活去了。可憐程翁同程媪眼見米無半粒。麵無一碗。難以過活。乃向他們說明了原因。願意領了子女同他們一起逃荒去求食。可憐一位富翁在一個鐘頭之中。一變而爲逃荒的一份子。誰說金錢是靠得住的呢。

京漢鐵路中段。過黃河鐵橋以北。約一百多里遠近。第一個大站。要算是新鄉縣了。那日黃昏時候。有一大幫的難民。坐了無頂的運貨火車。每輛中載有一二百人。人頭外露。停在新鄉車站旁邊。預備在此過宿。等明早有南行的早車。拉他們過黃河鐵橋。往南至鄭州一帶熱鬧的地力。下車求生。當時日已西沉。遠看貨車一列。人頭擠擠。像蜂巢裏的蜜蜂屁股。默默無聲。車旁連一個小販都沒

有。想心切道。他們全是身無半分。故亦不去向他們兜賣。那第三輛貨車的門旁。坐有一個四五十

六 拜 禮

歲的老兒旁坐一個七八歲的小子。這就是程富翁同他的令郎公子。那旁坐個一個老嫗。同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不用說就是程老先生的寶眷了。

這八歲的孩子名叫二牛。他姊姊名喚蓮姐。鄉下人沒有起得好名字。已經難爲這位程先生想得。到因爲他女兒是六月生的。就起了這個名字。當時天氣漸漸的昏黑。那遠處的電燈均已開火。惟有這車站上。人跡全無。路燈也沒有一種寒慘之境。令人見了可憐。這位程先生一家四口。自從那一天早上路過衛輝府的時候。每人飽餐過半碗小米稀飯。至今已有了十五個小時。未曾得過一粒米進口。那時二牛獨立在車門旁邊。看見遠遠有了一個小販。二牛亦不論他賣的是什麼。就向他爸爸說道：「兒子實在餓得難受。爸爸你有錢沒有。讓我買點子東西吃吃好麼。」當時程翁及他老婆的餓火全被這不懂事的小子提起了。肚中均覺得了喙喙的怪響。於時二人在身上亂摸了。一陣可憐。他們所帶有的銀錢已經都在路上被大衆分用。購買食物充飢的了。祇剩有制錢二十四文。想圖四口子的一飽。眼見小販行近軌道。乃是一個賣蒸饅的。賣剩下有六七个做饅子的硬簪插在挑子的左角上。預備回家用熱水泡了。當作自己的夜飯的。他見那程老頭兒。飢容滿面。嗷嗷狂叫：「賣饅的你請過來。」他就動了憐惜之心。走上前去問他要買多少。程老頭兒因爲銀

錢有限不敢問前就將他二十四文錢交結賣糖的叫他隨便給罷賣糖的一數祇有二十四文照他的定值是十文錢一個他竟取了三個硬幣送上車去說是已竟打了八扣便宜賣給你的好在都是外方人你拿去吃罷原來這賣糖的乃是山東德州人來到河南下窖掘煤爲生因爲近來煤窖停工就蒸些饅饅出賣度日不想於無意之中竟遇見這一位程翁就發生在下這下半篇文字來了。

當時程翁接過了這三個饅饅。正想大家分食。一見大小共有四口。平均分食。一人不到一個。正在爲難。不想二牛自以爲是買饅饅的發起人。竟向他父親手中要了一個。一旁去吃了。他父親手中祇剩下了兩個饅饅。於是忍飢不食。將一個給了他女兒蓮姐。一個給了他老婆程媪。程媪見程翁手中的饅饅均已分完。無餘亦不願獨吃。就將手中的一個饅饅。一分兩半。要同程翁分食。充飢。他女兒蓮姐見了十分難受。也將手中的饅饅。停下不食。定要還給他父親。他說：「一共兩個饅饅。要是爸爸同娘各吃一個。可以稍爲充些飢。孩兒不餓不吃也罷。」他口中雖然如此說。眼眶中的眼淚。已不知不覺的流下來了。那時二牛的一個饅饅早已狼吞虎嚥的吃完了。伸手出來再問他母親。要半個。他母親見他孩子餓得十分難受。就將他自己名下的半個。給了他。也是愛子心切的緣



十一

故那連姐見他母親手中已沒有了饅頭一定要將他自
 已的一個給他母親當此你推我讓的時候那賣饅頭的
 在旁看着動了憐惜之心他想吾不如將剩下的四個饅
 頭一塊兒送給他們吃了罷就將他四個賣剩的饅頭授
 給程翁說道「你老人家統統留下充飢罷」

程老頭兒見有如此好人也不再行客氣就受了他的大
 家再行分食那賣饅頭的看他們吃得十分高興一時心中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歡喜方知道予
 人方便的代價是有這樣精神上快樂的酬報（鈍根按這兩句極有妙理願讀者細細體會）反
 而看得呆了不走那時程老頭兒中心一想我等老小四口此去鄭州下車無親無戚身上又無半
 文待向何處覓食眼見賣饅頭的為人誠實仗義心地必然可靠竟不同他老婆商量便問賣饅頭
 的這「你一天賣多少饅頭家中還有人麼」那賣饅頭的見饅頭已賣完不妨同他談上幾句因此
 答道「我每天賣饅頭兩籠家中并無別人祇有七十三歲的一個老娘每日幫同蒸饅頭日相依活
 命程翁見答語投機就問他已經成家了沒有賣饅頭的答道我賣饅頭日尚且艱難那裏有錢成

家程翁就命他將本日所賣的錢數上一數共有多少賣饅饅的本來是要結賬就一五一十的一數說有一千七百餘文今天賣買還好這裏頭除去大洋一元的本錢倒有二百餘文的利子足夠吾母子二人今天一天的吃用了程翁接道你不如將其中的一千文送給了我吾就把吾十四歲的女兒給你帶去平時可以帮你蒸蒸饅饅要是剩剩的饅饅每天給他一兩個也可以活命不致於餓死了一兩年後等他年紀大些你就收了他爲老婆吾拿了你這一千文制錢也可以在路上買食充飢吾一家三口方可多活幾天苦命等那放賑的老爺們慢慢的來救吾們或者吾等三人還可以等得上不致就死望你動動哀憐之心領了他活命去罷說畢就將蓮姐扶下車來不由分說從饅饅挑上自已取了那已竟穿就的制錢一千文上車去了

賣饅饅的見程翁一片真心自已又沒有妻小乃將蓮姐領回家去當晚見過他的老娘老娘亦十分歡喜就命他兒子趕明天清早蒸上一籠好饅饅送給他沒有會見過的親家路上吃用可憐明日清晨蓮姐同他的未婚夫帶了一筐子饅饅跑到昨天晚上的老地方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只見軌道上空空如也一輛車也沒有蓮姐苦命的父母兄弟早已同那一大帮的難民在昨天半夜裏

被那無情的火車頭撞過黃河鐵橋去了(不受黃金假銀)

杭州的協昌絲行。有一天來了一個機戶。買了九十餘兩絲。叫協昌行的學生送回家去。這學生在路上。碰見了一個衣冠楚楚的少年。據他說是某樓廠的夥友。要到某絲行去買絲。但不知某絲行的地點。因此要求這學生引導一行。學生見他衣冠周正。諒來終是個上等社會的人。就馬上允許。那少年在路上同走的當兒。又問這學生尊姓哪。寶號呢。這是什麼絲。什麼價值。這裏頭多少斤量。值多少錢。打探得明明白白。到了那機戶門口。學生叫他在門外略等一等。他說這家我也認識。同進去也不妨。那機戶量他是學生同店的人。也不爲怪。於是同進去。又同出來。走到半路上。那少年說我這裏有一個朋友。想去望他一望。閣下既同我說明了路徑。也不勞引導了。再會罷。學生就此同他分別。

他卻回到機戶那裏說道。這絲我們秤錯了。我們買進的時候。有一百多兩。這時候我們經理人正在大發雷霆呢。我將這絲拿回去復一復。也是我們做夥友的一個交代。如若不錯。當即送來。機坊主人見是頭回同來過的。所以並不疑惑。不過格外小心。叫個藝徒送去。等到將近協昌絲行時。他對那藝徒道。你在此等一等。我復過秤。就叫你拿回去。那藝徒懂得什麼世務。竟讓他帶

物而逃。後來那機戶和行家交涉的結果。我也不知道。不過這種新騙術。真是愈出愈奇。我們若要想防備他。倒也煞費躊躇呢。(不受酬)

●獎券毒

王●建●業●上海滬江大學

于端生本來是個勤懇誠實的少年。在新興公司裏管賬。每月有四十塊錢的薪金。伊領到了薪金。便都給了伊父親。伊一家三口。都靠着伊過活。伊出外時。一向鼓着兩條腿走。從來沒有坐過人力車。除了洗澡剃頭之外。簡直一個錢也不用。這樣已經八年了。今天伊又領到了薪金。拿着算盤細細地算着。算了一回。嘆口氣道。做一件新的布棉袍子。一件布棉馬褂。要費去十塊錢。不是贖了三十塊錢了麼。那麼家中如何夠用呢。但是我身上穿的。已是破得不成樣子了。新年還是穿着。不要被人家恥笑麼。左思右想想不出個道理來。伊已忘掉了應該做的事。只是低著頭盤算。

一個魁梧的洋人。嘴裏嚼着雪茄。左手插在袋裏。右手握着司的克。高視闊步的向賬房間走去。伊本是這公司裏的總經理。伊看見端生在那裏低着頭想。伊故意不則一聲。挺着胸立在端生賬桌前。這樣過了三分鐘。端生的頭舉了起來。斗的看見那外國人立在面前。現出可怕和凶惡的形狀。那銳利的眼光。直射在伊臉上。伊立了起來。霎時臉上變了色。白了。再泛紅。喉間放出又抖又底的

待洋人去了伊纔坐下伊想得罪了洋人一定沒有好結果所以急得要哭。

伊一路上走着也是沒精打彩心裏七上八下的想沒做理會驀地裏從橫處衝出一兩汽車伊來不及躲了被汽車猛可一撞把伊身子直撞開去伊頭恰巧碰在一塊尖石上登時泊泊的冒出血來巡捕看見了立即阻止那撞伊的汽車前進錄了汽車號碼一面把伊送到仁濟醫院。

一星期之後伊傷處好了急急到公司裏就職但是伊從前坐的椅子上已另坐若一個幕生人洋人也在那裏看見伊來了便對伊說道你做的事很不合式并且荒了好久公事所以現在又換了人了一壁拿出一本簿子來叫伊簽字伊像有冷水澆在背上一般的冷透了半身眼白瞪瞪地對那簿子出神伊想一家大小全靠着伊過活間接也是靠着這公司現在便要辭歇我了雖說我沒甚過失或者好和伊理論但又是洋人的勢力眼見得是無可挽回了唉今後我要到那裏去辦事纔能得到四十塊錢一月呢我外面又沒有好好的朋友和親戚可以薦我一些事我現在一出去真是無地容身我掙不到錢一家不是都做餓餓了麼不做餓餓不是也要做沿門托鉢的化子了麼伊想到這裏眼淚像斷線珠子般的向地下直滾伊的心更像刀戳般的苦痛可恨的洋人在旁

刻不容緩的逼着伊簽字伊沒奈何只得簽了字伊手也是簌簌地抖倒是洋人發了個慈悲心給伊一疊四十元的鈔票算是特別酬勞伊的伊接了鈔票對鈔票哭道我往常每月一疊四十元的搬到家去自今以後還能這樣一疊疊的過我手麼唉這是你和我末次的相會了一壁哭着一壁向外趑趄的走出了門屢次回過頭來看着伊一向所在的公司似乎惡惡不捨不忍離開他去但是那高敞的屋仍是那巍然的態度一些兒沒有惜別的神情他走到熱鬧去處誠恐又出了亂子所以更是小心向四下瞧着猛的看見一家店前挂着天賜福獎券行金字輝煌的招牌旁邊又豎着幾面木牌都是寫着又中河南正券頭彩連中慈善副券頭彩的字樣下面又寫着某處某君得幾條計洋幾千元某處某君得全張計洋幾萬元圍着看的人都在那裏嘖嘖稱羨那店裏裏是燒着三尺來高的紅燭還有許多鼓吹手在那裏大吹大擂這一來可把端生的心引得突突的亂跳便也擠在人叢裏看伊眼光直射在那面頭彩的木牌上足足有五分鐘之久未後伊想着以後的困難所以決計要試一下子或者僥倖中了頭彩或是二三彩便可脫離困難的處境要是不中也不過化了一兩塊錢在我原無所損益橫豎將我的命運去和困難的神拚個輸贏能了想罷便摸

三彩在裏面。一會子伊父想請抽籤。但又怕手裏的彩票或者竟是大彩。一時猶疑。走來見着不走店夥看他這種樣子。便來搭訕着道。先生你買的彩票很好。一定有頭彩在裏頭。不是我說句大話。我們這裏賣出的票子。終能中彩的小彩。不必說了。就是那頭二三彩。也不知中了多少次。你看前面那塊木牌上寫的。就知道了。端生被店夥這一說到快樂起來了。拿着彩票便走。伊別的希望都沒有了。伊現在所希望的是能夠得到九千塊。或是一千塊錢。

伊本來對於這獎券抱着反對的態度。以為這是害人的東西。有許多入把心血和勞力換來的錢。也去買這獎券。一次不着。再是一次。甚有連連不着的。自己沒有了錢。去借了債。再來買。債漸漸累得多了。紅要依舊是鏡花水月。末後竟弄得生機全停的也。很多所以伊從來不去空想。并且還時常勸着人家。不要去着獎券的魔。但是現在可把伊的心完全調了過來。并且很是熱心。伊沒有一刻不想着了頭彩。伊想果然着了頭彩。便好去做小小的經紀。將來一變十。十變百。便能做個富翁。那時住着洋房。擁着嬌妻。何等的快樂。伊又降一級。想道。就使中了幾十塊錢的小彩。也可聊救目前一方面。再去買。可是終有些兒希望。所以伊又買了香燭。悄悄地求神。騰天。伊現在簡直像着了魔。一切舉動和從前活是變了兩個人了。唉。不料那獎券的魔力。竟能把伊的靈魂也攝了去。終究

把伊陷入慘苦的地位。但伊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有一天晚上十一點鐘。北門外一片火光照得滿城紅亮。不一會四面敲起警鑼。吹着警笛。一處一處的救火機都拖到高家花園後面如意街上。引着水向火勢猛烈的澆。方地去。這時一片喧鬧之中。還雜着號哭聲。悲呼聲。很是慘傷。一家門前立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上身一絲不挂。立在風頭裏。簌簌地顫。喉嚨也哭得啞了。眼淚也哭得乾了。呆呆的瞧着火勢。嘴裏還一聲兩聲的怨命怪天。但是這時的北風。更是狂急。那火勢越發利害。向南面直沖過去。燒掉了一家。又是一家。救火機那裏有力量把水去灌熄他。可憐好好的房屋。一刻兒多變成了焦土。那男子又急又冷。沒奈何向人家討了件棉襖披在身上。人家看見伊可憐。便問伊的姓名。伊嘆了一氣道。我叫于端生。說了一句。早又哽咽起來。伊不忍說下去。便走開了。

後來有人調查這次起火的原因。就是從獎券而起。你道爲何。原來于端生很熱心的去買獎券。滿想藉此發財。豈知天不從人願。連連買了三次。連一個小彩都沒有着。家中這時連柴米的錢都沒有了。父母妻子圍着伊哭。伊也只是不管。後來伊索性發個很把家中所有的衣服器具全個兒典

賣了一年。拿去買柴米。一年後去買。又買了一疊的彩票。伊想這次就贏馬多了。或者容易

過了兩天。伊接着友人的信。是說現在某公司有個缺。所以特地舉薦的。并且叫伊隨即前去。因為遲了恐怕被人家佔了先着。但是伊現在已是莫名一錢。所以又急又恨。終日裏只是愁眉不展。長吁短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晚上睡了。伊又想到。我現在既有這個去處。很想前去掙幾個錢。也比鎮日價廉在家中過愁苦的日子好得多。但又是沒有盤川前去。唉。我不該把典賣來的錢。再去買那害人的東西。弄得我有了事。不好去做。要是老天有限給我一個頭彩呢。也就好了。偏是只有去的沒有來的。唉。獎券啊。你害得我。好苦。哪。伊想到憤怒的時候。下了牀。把一疊彩票引着火。一時烘烘的。燒着。恰巧引着旁的紙張。那火勢起發利害。一霎時便燒穿了屋頂。又值北風狂急。便成了這。次大火。可憐把伊的父母都燒成了一堆白骨。伊妻子也是燒傷。後來伊畢竟向伊浦深處去尋頭。伊過伊快樂的日子了。

▲瀛廬悟言

于任士 長沙

人貴自立。尤貴自重。自立不受制於人。自重不爲人所侮。
接一名士不如友。一古人。願應衆人不如讀書一卷。

負時名者不必皆君子被時謗者不必盡小人

士信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吾但儘力預備吾之所以受知之處檢點吾之不可受知之處不經艱苦不能知幸福之真味不遭挫折不能知功業之難成

健戶讀書大是樂事亦是豪舉

學者所以經世學焉而不憂天下毋寧勿學

初入仕途聊復爾爾唯恥字儉字須用大功夫知恥而後妄念不生能儉而後貪心自少

處通顯而無驕矜盈傲之態當困窮而無憔悴嗟嘆之聲聞訕謗而無抑鬱不平之氣其人必非尋常

尋常

世俗應酬少年嬉戲玩時愒日迄難盡除禹寸陶分亟宜自惜

國弱夷疆家貧親老及冠中材何以自立把卷看劍時一起舞覺此身如在茫茫大海中正復未

見彼岸也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喜閱禮拜六週刊小說者不以忙閑作輟

同盟

汪逸庵 保定交通銀行

遜之和伯涵不是極要好的朋友麼。他們同在一個中學裏肄業。什麼事他們倆都是在一起。而且心同意合。從未有半句閒話。據說去年還交換金蘭譜的。今天究竟爲了怎麼回事。反起目來呢。原來伯涵自從與隔壁女子中學學生嬌雲認識後。兩下裏非常親熱。所以達到假日。什麼張國呀。新世界呀。這些遊戲場。都有他們兩人的情形。然而總要嬌雲來約他。纔能一同出去。若是他約嬌雲。不是推有事有病。總是說父母不准。伯涵不免有些疑惑。然而也只好付之無可如何而已。

一天是禮拜六午後。按章例應休息。伯涵好似小鳥出了樊籠一般。興高采烈的去打電話約他六天不見的意中人。到滬西花園相會。回話說是病了。不能出門。伯涵受了這樣極大的反動力。登時一團高興。被西北風吹得無影無蹤。心中好不懊惱。再去看看校長同學們。早已跑的精光。連影子也找不着一個。這時心中不知道怎樣是好。踱來踱去。最後沒精打彩的一個人進大世界去了。那時影戲剛剛開演。伯涵便揀了一個坐位坐下。他那裏有心看影戲。人雖在影戲場裏。心却在那裏想着嬌雲。正在出神時候。忽然有兩個人影在他面前一閃。伯涵不覺大吃一驚。定神一看。的確是嬌雲。再看後面跟的那個人。却是他至好朋友蔡遜之一。轉瞬間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伯涵眼睛裏受了這種激刺。便好似失了知覺一般。呆呆的坐在那裏。也不知道是演一套什麼影

片直到演完後人都散了。他纔知道自已還在影戲場裏呢。

伯涵回校後看看同學一大半還沒回來。他自己想道。我上次和媽雲求婚他不是已默許了嗎。況且他對我一向都很好。難道他會變了心嗎。然而我料他決不如此。怕的是我眼花看錯了。心中萬念潮洄。不曉得是苦是酸。祇覺得坐臥不甯。不知怎樣才好。

停了一刻多鐘。遲之回校了。一頭撞見伯涵。問他吃過飯沒有。伯涵怒冲冲的答道。算了罷。你別管我了。從今以後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各不相涉罷。遲之摸不着頭腦。便問道。我有什麼事。忽略了。你不妨直說。也好讓我賠罪。伯涵道。哼……哼。賠罪麼。算了罷。遲之道。人家好意來問你吃飯沒有。就受了。你個沒趣。就是我有什麼罪過。也該說明白了。這是遇到我呢。若是遇到別人……伯涵道。遇到別人便怎樣。遲之道。遇到別人……哼。哼……怕不行銷呢。兩人一句頂二句。吵得不得開交。嗣後別的學生出來做和事。老總各到各的寢室睡覺。

伯涵雖然睡下心裏却想着明天如何責問媽雲如何使遲之和媽雲斷絕關係如何使媽雲傾心於已。若是不能如願。便如何與媽雲絕交。正在想得神時候。猛聽得噹噹兩聲。已是兩點鐘了。便

硬按住自己性子。想要安睡。好容易默數到六百以外。纔得深深睡去。

第二天一早伯涵就匆匆出校路中巧遇媽雲伯涵道我特來約你有句話問問你媽雲道我也是來約你上公園去逛逛的昨天我因為有病沒有能夠陪你實在抱歉的很伯涵冷笑道你昨天真病了嗎媽雲道誰哄你呢伯涵道路上不是講話地方我們先到公園再說罷

不一會兩人進了公園媽雲先問道你以為我昨天是裝假病的麼伯涵道可不是要是有病也不局出來頑了媽雲到底是做賊心虛被他一問不覺臉上通紅斷斷續續的說道我……我麼伯涵道不是你是誰我昨天親眼看見你和一個少年男子經過大世界影戲場的呢媽雲當時曉得有點不妙便撒嬌撒癡的哭起來說道你以為是哄你的麼我昨天委實沒有出來你說我和一個男子在一起那更是可怪我雖不比古時那些貞節婦女也不至做出無恥的事來我這時雖極口分辯你也是不相信我又不能把心剖給你瞧罷了不如一死以明我的心迹說時更裝腔做勢的要跳下荷花池裏去伯涵先前看見他哭了心裏怒氣早已消去一半再看他要圖目盡更怕鬧出岔子來忙即走上前去一把拉住說道我不過說一句白話也許是我看錯了就是我冤了你也不至於如此短見呢說罷更向他連連賠罪媽雲纔止住了哭兩人一同看看園景談了許多甜言蜜語笑嘻嘻的出了園門

一天伯涵偶然在門房裏游玩看見郵差送了一封信來外面寫着「蔡遜之收」下署「卞誠」伯涵不覺身子一顫原來是媽雲寫有他的便私自拆開只見裏頭寫着道

遜之兄電來示敬悉所云一節妹豈有有不許之理伯涵惡魔吾誓不許彼所請也尚復敬頌

學安

妹媽雲謹上

伯涵看了氣得幾乎發昏便要去找遜之剛巧遜之也來找他伯涵問他有什麼事遜之手內拿了一封信給伯涵道你看這個好東西伯涵接過來一看原來也是媽雲的手跡寫給伯涵的上面寫道

伯涵兄鑒敬啓者蔡遜之屢向吾求婚吾皆拒絕君可放心吾決不許其所請因君固吾心坎中第一人也專此順頌 大安

妹媽雲上

伯涵看過忍不住破涕爲笑忙也拿出一封信來給遜之看於是他們兩人纔曉得爲媽雲所弄伯涵道爲了他幾乎傷了我們感情這種東西還能去睬他嗎當下兩人同寫了一封信結媽雲和他絕交於是他們倆便和好如初并且相約抱獨身主義終身不娶

後一禮拜蔡遜之和蕭伯涵在大世界游玩的時候看見媽雲又和一個男學生坐在汽車裏嗚嗚

▲漫浪譚

劉鳳生 上海

醫生說人睡着的時候。身子靠右邊是頂相宜。但是醒了。身子靠那邊是好。我說這要待政治家解決。

友誼最密切而有味的。當推初長成之男女兩方面爲第一。

滑稽電影家卓別林。居然也做起詩來。我想他做首詩。也是千辛萬苦。因爲他太蹩脚。婚姻究竟是一樁冒險事情。你若真。正。看。得。出。這。女。子。的。性。情。你。非。得。和。他。結。過。婚。後。不。可。

巴黎某大公司在報紙上登了一條廣告。說要招請女子速寫生。和女子打字生。廣告的末句說。道。『。貌。癡。者。尤。爲。合。格。』。有人就問他什麼緣故。公司的經理笑着答道。『。我。拿。出。一。樣。的。薪。俸。醜。的。女。子。要。比。貌。美。的。女。子。多。做。一。倍。事。』

裁減軍備簡直是句笑話。若要實行做到這樁事。非得把各國政府所造的戰艦。一齊銷毀。由國民儲集的公款。另行建造不可。

電影家（指男電影家和女電影家）所做的戲。煞是好看。但是他們私下所做的事。如果做成。

電影起來還要千百倍的好看。

音樂可以涵養人的道德。但是跳舞場的音樂適得其反。

天下最苦的人。不是不能讀書不能動筆的人。就是太能讀書太能動筆的人。世界各國離婚的案子最多。目下推美國為第一。而尤以紐約一帶為佔多數。這就是因為結婚。結得太自由。所以離婚也離得太自由了。

有人問道波爾希維主義究竟是什麼一種主義。我答道。簡單一句話。就是到地的社會主義。波爾希維主義的郡主名叫納迦（PrinCESS Radjah）貌美。曾經經歷英美德意各意。能作蛇舞。以一條形狀可怖的大蛇。盤旋其露體之上。若行所無事。舞時腕亦唯唯聽命。但是新近他的丈夫。已經和他離婚了。說他既會駕馭毒蛇。那麼駕馭我。更是不用說了。

予平居喜閱歐美各種雜誌。偶有奇聞異事。而視為足資談笑者。輒筆之於懷中。記事冊。自以所錄雖無關學術於一二。而譚言微中。作者亦略具苦心。茲輯譯十數則於此。或亦愛讀禮拜六諸君所樂許也。十一年元旦鳳生自識。

加房租

一天乃是月晦。有一條冷靜的街上。開着一家理髮店。那店中兩旁擺着幾只半新不舊的椅子。擺板上陳着些理髮的傢伙。當時有三四個理髮匠。都閒着無事。有的拉着胡琴。有的唱着揚州高調。還有兩個在那裏着臭象棋。當中坐着一個麻臉的店主。年紀約在四十左右。一手撐着頭。纏着眉。在那裏長吁短嘆。忽然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長袍短褂。頭上戴一頂瓜皮小帽。鼻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手內提了一個皮包。當這人進來之時。那一班掃清家都住了。胡琴停了。棋閉了口。以爲主顧來了。不約而同的將那人一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非是別人。原來是收房租的王先生。那當中坐的店主一見。立刻站起身來。笑容可掬的叫了一聲王先生。一疊連聲請坐。咧倒茶。咧特別趨奉。那王先生却很冷淡的道。店家今天房金可曾預備了。沒有。那店主忙答應道。早已預備。即轉身。在抽屜內。顛手顛脚的取出九個大洋。十一個小洋。雙手交與那王先生。道。這十一個角子。請先生帶一帶罷。王先生頓時扳着面孔。道。不可以。那店主只得逼向各夥友商借。末了。還是向拉胡琴的店夥借得幾個銅元。找了那十一角小洋的貼水。那王先生才取在手內。把九個大洋。叮叮噹噹的敲了。一回。又把十一個小洋。個個向桌上。嘔過。然後放在皮包內。提在手中。重向店主道。下月起。每月加房金四元。若有半個不字。就請搬家。那店主一聞此言。好像冷水澆頂。呆了半响。勉強嘻皮笑臉的。

答道王先生請你在房東面前說說情可能減少一點我們小本經紀人那裏能得一時加上四元一月的開銷況且連日生意清淡百物昂貴……店主未曾說完那王先生連聲喝道住住住誰耐煩同你多說你加便照加不加就請便照這裏的房子我們若租給交易所至少也得四五十兩銀子一月的房租你住不住有什麼希罕說罷提了皮包大踏步的出門去了那時衆理髮匠見收租的王先生已去他們依舊拉胡琴的拉胡琴唱高調的唱高調惟有那店主益發垂頭喪氣自言自語的道現在的日子愈過愈難了什麼交易素咧交易葦咧鬧得天翻地覆這不是一做生意人的氣數絕了麼在那店主長嘆恨那交易所的當兒那兩個着象棋的店夥還在那裏開車跳馬的鬧個不了

▲九邊陲

一冰遺稿

起意

地球佈經緯線線相交聯誰與劃疆界五色綠圖鮮只以國有爭適使域有邊邊民久處此日爾安所天其如征戍者能無心慘然

邊風入耳號掩耳走長漠髮逐軍帽飛骨凜戰衣薄呼欲空天傾城地山將撲宿營不設幕仰見金烏落。

邊月

邊月掛天半。照我軍人胆。光搖寶劍鳴。魄侮雕弓豔。胡霜酬玉壺。野花爛金鑑。雖知深閨人。永夜作長歎。

邊塵

邊塵吹不盡。散走復重集。靴痕經尺深。甲縫幾寸積。冥冥涵煙昏。滾滾戰風急。萬里隱關塞。細雨晴能息。

邊笛

邊笛起四野。助我軍人勇。關月吹忽落。塞雲遏莫縱。聲逾胡笳清。調滯蠻曲重。藉不怨楊柳。臨風忍三弄。

邊角

邊角一聲哀。破曉大渾起。奇陳動魚鱗。飛沙赴馬尾。酸酸壯士鼻。寒綬將軍氣。問者不勝悲。生還

有人幾

邊雁

邊雁自南至。征人望眼窮。何為赤雙足。不繫書一封。遠霜度霜句。長城啼日紅。遙遙落平沙。秋意

滿長空

邊馬

邊馬良不羈。千里一日至。才空冀北羣。價傾苑西市。何勞漢使求。安知塞翁事。堪笑俗眼吏。過關但驗齒。

邊柳

邊柳條條青。征人無限情。游絲上不繫。鞭去去萬里。程此君亦足。重曷以敢相輕。當年在中國。威

鎮亞夫營

邊艸

邊艸綠更綠。王孫歸未歸。江南姑蘇臺。夢到身長達。柔香休朝露。秀色榮夕暉。一樣自芳豔。何生

塞上為

我已入軍界。勞苦安所辭。茲言殊太懦。見者或鼻嗤。昔之有老卒。三戰走敵師。烏盡良弓藏。今爲廚下炊。偶爾道往事。欷歔重嗟咨。無功濫上。儼然擁虎熊。此死近時弊。從古已如斯。能無壯士心。灰死如睡獅。爰作九邊金。長歌以慨慨。

一水遺稿。酒後茶餘錄已見本週刊第一百四十二期。鈍根先生且誌數語於稿尾。讀者諸君當可知一冰先生之才識矣。先生佐軍事有年。公餘輒吟詩自遣。有倚馬吟一集。爲先生行軍時途次口咏。多感慨寄托語。先生逝。稿遂散失。今存於家者。僅蠹蝕不完者二三卷耳。去年冬。余以事還桑梓。間至友人家談天。無意中見案頭置先生詩稿數卷。亟誦之。愛不忍釋。友窺知余意。乃盡以與余。余初擬印訂成冊。旋以資斧無着。未果。今適值禮拜六下午休業。孤坐斗室。了無事事。因取先生遺詩一卷。信手錄其九邊陰一稿。再寄鈍根先生付刊。俾先生詩不至湮沒無傳也。第鈍根先生。獲觀此稿。得毋又興故交零落之感乎。

青補張瘦鴛附誌

●賀年片

聽潮生
上海

五年前之元旦

是年元旦。王六獨坐書齋。披讀紅色報章。狀若甚得。王六近年來狗運亨通。陞官發財。無不達其慾望。此樂南向王無以易也。俄而待者以賀年片進。可百數十紙。王六隨手披讀。中有爲老友者。有爲親戚者。有爲交際場中曾結一面緣者。甚至有并其姓氏而不知爲何許人者。閱至十餘紙。有倦意。命待者舉以實字紙籠。微笑而出。嗟夫。彼慇懃問候。假一紙以將意者。實挾有無窮希望。以俱來就知會不足。邀貴人之一盼。亦可憐哉。

二年前之元旦

是年之元旦。非復三年前之元旦矣。王六于去年秋。以貪墨故。革職歸。雖非當年之炙手可熱。然囊中之民脂民膏。猶足自給也。時待者進賀片年數紙。王六對此。潸然淚下。命侍者珍藏之。回憶曩年之元旦。且得百餘紙。今則數紙耳。其感忱事何如人情。冷煖宜乎。王六對此數紙賀年片。而垂淚也。雖然。王六對百餘紙之賀年片。會不足邀其一盼。而于此數紙獨珍之。藏之。誠不知其何心也。

今年之元旦

噫。今年之元旦。王六已僚倒不堪矣。幾幾餘資。又烏足供其揮霍耶。株守鄉里。生計困苦。告貸無門。度日維艱。勢且不能終日。尙復有誰於元旦進一紙賀年片者。王六至此。非但不是憂反。羅掘數銀。

元市賀年片片三打藉向貴人富翁面前作幾聲恭維語當其搖搖落筆時亦何嘗不得意揚揚發
生無眼希望殊不知五年前元旦彼之施于人者人亦將還施于彼矣抑何可笑乃爾

▲梅香閣消寒瑣話

嘯 曉 山東臨邑 陳傳家註

隨園詩話妓人贈別臨歧幾點相思淚滴向秋堦發海棠語語酸楚字字哀豔真情話也

歲暮天寒杜門鄉居焚香靜坐高咏長吉之詩默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等篇窗外啼鴉牆隔
綠竹真消寒之快事此情此景非胸懷曠達人不能享之

非有真性情者不足與言真愛情

男女之愛情至堅至潔不許有毫末外物雜其中三光可滅天地可毀惟男女之真愛情不可變
義烈之士其性情至真純至堅牢故其愛國報國也亦至誠是以男女之愛情與義烈之士之正
氣足與日月爭久長

我願天下義烈之士真誠動天地思神之靈得遂其悲天憫人之宏願

●情崇

陳死人 上海

着雨蕭疎黃昏時節幾椽矮屋當中坐着個少年婦人垂頭不語像在那裏有甚麼心事一般論他

的容貌。倘然減去了十年年紀。怕不是個明眸皓齒。楚楚丰裁的美人。舉止之間。更為落落大方。沒



看那一個。

一點子小家氣派。就看他身上的一身衣服。也決不是住在這矮屋裏的人。咳。只為他受人引誘。一念偶差。便墮落到這般田地。他一個人正在自怨自艾的時節。偏偏旁邊有一個不識趣的老太婆。和他夾七夾八的胡纏。說道黃小姐。你也不要氣。不要苦。照你小姐這付好手脚。還愁那裏沒飯吃呢。況且三十一二的年紀。也不好算大。就是到

上海去做娘姨。怕不能快快活活過個下半世嗎。那婦人聽了這番話。他的眼淚簡直和斷線珍珠一般。落個不了。(著者曰。天下清白女兒。斷送在這種婆子手中。正是不知多少平心而論。積世虔婆。便當殺却)

論這黃小姐的家世。原是個一脈書香。名門閨秀。他父親在前清時候。曾經中式孝廉。至於家道。雖算不得十分鉅富。然而衣食二項。總可以溫飽無虞。他在十四歲的時候。他父親替他對了一門親

事。郎君朱姓。恰好一樣年紀。也是少年俊秀。在十六歲上。早已考取秀才。但是年少書生。體質素弱。

三更打火五更雞。在這當中不知耗去多少精神。加之早婚惡習。在中國人心理中原是牢不可破的。這小姐十八歲好色。令從欲過門過去。這位朱秀才看見了這樣的如花美眷。又豈有不受之理。聞房樂趣。甚於畫眉不上二年。就得了百日癆的症候。醫藥罔效。一命嗚呼。黃小姐青春少艾。慘遇離驚哀慟。哭泣自是不消說得。

黃小姐的品性和那婉嫻貞淑四字。固然還相差一間。但是秀外慧中。沉靜不浮。那是有目共賞的。我曾經說過。女人的心。好像是一缸水。那情字就是水底下的渣滓。不動情本來是極清的。倘然有個人把情字去打動他。到了被動之後。那就像缸裏的清水。一般一攪就渾了。黃小姐已經做了孤孀。年紀纔只二十歲。加之面貌又好。那些佻健公子。自免不得使盡方法。想去勾引他。但黃小姐的夫族。也是詩禮之家。內外有防。終皆無隙可乘。內中有個姓宗的醫生。當時年紀雖已四十多歲。但是好色之心。不減年少。他家裏有位教讀先生。與朱黃二姓。都有些戚誼。會逢其適。他便勾串了這位教讀。要他設法。喚說到氣節二字。自然要在讀書人裏頭去尋。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文人無行。起來連自己的老婆。都肯取公開主義。何況一個親戚家女眷。關着他。甚麼痛癢。只要得些甜頭。怕不是奉令惟謹。彼時黃小姐妯娌之間。大家有些口角。他見有機可乘。就慫恿黃小姐搬出去。和他

家同住。免得在這裏受閒氣。女人家的耳根最軟。聽着人家帮他出主意。無有不喜歡的。不知不覺便上了鈎。却不料他家同居各爨的正。還有個宗醫生呢。青年孀婦。怎禁得白般勾引。不上一年。黃小姐的節操。竟被他輕輕毀了。（著者曰：此事之經過。余甚不願詳言。蓋狂且蠢惑。始亂終棄。慘傷情形。實有不忍言者。而余更慨中國詩禮之家。對於青年孀婦。必以守節相繩。至日後情不自禁。伏出軌外。帷簿不修。致玷門楣者。比比是也。）

人家說婦人善妬。其實男子的妬心。正也非輕。宗醫生既把黃小姐勾引上了。深恐名分未定。難免再有第二個人來引誘他。便要求和黃小姐賃屋同居。但黃小姐母族父族。多是故家自己。雖不幸失身。但是他的身分和尋常蕩婦。究竟各別。明明是個朱奶奶。忽然間要他做起宗師母來。這件事叫他怎樣下得去呢。當時問所以。直捷回覆他說：我如今雖然是身敗名裂。但是名義上頭。總還是姓朱的人。況且我固無夫。你還有室。薄命作妾。叫我又情何以堪。現在我情願做你的膩友。不必再定甚麼名分。實際上頭。豈不還是一樣嗎。但是黃小姐口頭雖如此說。怎禁得起姓宗的日日和他厮纏。兩絲自縛。擺脫無從。就也提出條件。要求不居妾媵。賃屋分居。與正室不相聞問。宗醫生自然

一一承諾。從此以後。黃小姐不但對於夫族。完全斷絕關係。就是母族。亦覺得無顏。再住一生。幸福

臨死的時候。還切齒痛恨那宗醫生呢。

黃小姐歸了宗家以後。不上二三年。那真正的宗師母一病死了。黃小姐到這時候。當然正位。死者遺下的二個兒子。也歸黃小姐擔任撫養。在這當兒。黃小姐自己也生了個兒子。喜氣重重。不但旁人替他慶幸得所。就是黃小姐自己。到這時候。也是安心一意。不作他想了。但是福禍相倚。哀樂相尋。原是世界上一一定公理。論姓宗的醫理。本來極爲高明。在地方上名譽也是很好。歲入千金。自不消說。果能積聚起來。中人之產。何難立致。但他性好漁色。歲入的資財。僅足敷一年消耗。所以相從十年。二了替二個兒子娶了二房媳婦。和黃小姐自己。置備了幾件衣服首飾之外。姓宗的依舊是一個空拳白手。外強中乾的局面。

這十年當中。黃小姐也經過了許多波折。但是宗醫漁色。夫妻離離。與我所講黃小姐被棄情形。始終沒有干涉。爲此。我也不來鋪敘這番閒文。但請看官記取黃小姐自己共生二個兒子。到今年一個是八歲。一個是五歲了。宗醫前妻遺下來二個兒子。到如今都已成了家了。黃小姐待前妻的兒子。慈愛如何。我且不必深究。但據黃小姐自己說。他到了宗家十年。自己也有着一百五六十塊私

書存在一家樹行裏。後來爲了娶第二房媳婦。不假使用。仍舊給這老頭子去用了。這樣看來。也算不得十分苛刻。但是黃小姐在宗府上名爲夫婦。末而致。究實在終是來歷不明。即此一着。鑄成大錯。宗醫生前妻二個兒子。對於這位後母。未必十分尊重。從前年紀小。就是有所反對。也不過腹誹罷了。到如今成家以後。人大胆大。更兼再有賢內助。從中挑撥。不消說得自然。要實行家庭革命了。那無中生有。變幻離奇的案子。就在這個時節發生出來。

宗醫生的二房兒媳。長兒長媳。人尙忠厚。對於這個婆婆。還是無可無不可的。至於那次兒次媳。却天生就一對刁鑽古怪的佳偶。驕張爲郡。是他們倆口兒起出來的花樣。婦人家的迷信心。是一輩子去不了的。有一天黃小姐到一家寺院裏去燒香。那寺院的當家和尙。便拿出來一本緣簿來。要請黃小姐帶回家去。代爲募化。黃小姐本來想自己給他一二十元香金。不受他的緣簿。巨耐那天。身上恰沒有帶錢。沒奈何。只得把他的緣簿收下來。滿望過幾天自己湊上三十塊錢。再去還他緣簿。不料禍胎種伏。就在這一冊緣簿上呢。

宗醫生的診所。是在城中一家藥舖子裏。和他住家相差足有三十多里路。爲此黃小姐一月之中。

一封信給那寺院的當家和尙說緣事已代寫好了一共計八十多塊錢務須於某月某日來宅面取等話和尙看見了錢來就和蒼蠅見血一般又豈有不要的道理到那日自然興沖沖的來了那知宗少爺早已預備着人拱候光降走到之後就不問情由揪下來一頓毒打打完了之後隨手拿他的和尙衣剝將下來作爲證據還要他寫張筆據說不該引誘良家婦女從今以後情願永不上門等字樣那和尙已經打得發昏章第十一了但求殘殘可保其餘是件件都不妨道命當下依樣葫蘆一一照辦他們倆小夫妻着看鐵證到手歡喜得甚麼似的可憐黃小姐這時候住在城中旅館裏還是一無所知呢（著者曰和尙見婦女則獻媚如狐而一遇事故則畏怯如鼠即如此事儘不妨以私刑毒打勒索証據等詞控諸法庭乃一經被打卽竄伏不敢復出出家人固不欲多事也然而黃小姐之幸福因此斷送矣但知驅財禿驢可殺）

好事不出門惡名傳千里加之宗醫生又是個很有名望的人自從他家裏打了和尙之後鄉裏人就拿他當作一件新聞話柄沸沸揚揚傳說出來不消一二日黃小姐耳風裏也得到這個信息他就雇一乘轎子到老頭子診所裏找他說話偏湊着冤家狹路他們那位二少爺正拿着和尙寫的那張筆據在他老頭子面前獻功黃小姐一見之下便挺身上前去問他這種辦法究竟算是丟那

一個的醜那小子賊胆心虛到了場上不敢答話一壁廂搭訕着就此溜走了黃小姐心中也自知立脚地位原不十分穩當更加老頭子年紀又大了一朝他死下來自己落在逆子手中日後斷無幸理故此要求宗醫生每月給他幾十塊錢的養膳金讓他帶了兒子自己過活宗醫生當下對着黃小姐也一力派他的兒子不是對於黃小姐所求也是滿口應許黃小姐此時已得圓滿結果也就回到旅館中去那知夜長夢多過了一天竟又變起卦來

原來他們那二少爺打聽得黃小姐回去之後便又進來向老子哭訴道爹爹縛虎容易縱虎難我們既下了這般毒手如不再和他斷絕關係叫我們夫婦兩人以後如何做人呢况他此番怨氣無處發洩又難免不呵在你老人家身上叫我們又如何放心得下呢爲此我們左思右想你老人家倘然一定要如他今日的約我們兩夫妻只好就死在老人家面前免得將來落在他手裏受苦况且你老人家如果要人服侍不妨再揀年紀輕些的買他一個何必覆水重收定要把兒子媳婦逼得沒路走呢說罷便抽抽噎噎哭將起來這一番苦肉計簡直把宗老頭子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但是閱者須知宗醫生和黃小姐不過是內慾的愛至於他們父子之間究竟是天性的愛舐犢之情一發莫遏况他們二少爺最惡毒的計就是應許他重買一個老去秋娘究何如青春少婦得

新○忘○舊○好○色○常○情○衡○情○準○理○黃○小○姐○是○失○敗○無○疑○所○以○到○了○第○二○天○黃○小○姐○要○求○各○立○完○全○是○根○本○推○翻○一○無○結○果○

但是黃小姐前天和宗醫生要求一項老頭子原答應他每月給他一十塊錢曾經有一個筆據給他并且他在宗氏門中十年之間尙無失德所以他們族中沒有一個不贊成他的自從第二日遭了這意外失敗他便拿了老頭子給他的筆據去見族長要求族中公判那族長就把宗醫生叫來責備他不應該縱容兒子目無長上並且要約他的履行叫他先拿出半年贖養費來交由族長轉付至於黃小姐所有衣服首飾准由他自己回去一一檢取不得藏匿宗醫生拗不過這個條件只好一一答應并且付了一百二十塊現錢作爲半年贖養之費

宗醫生當日果真聽了他族長的話那一段孽緣也從此可告結束豈料人心險詐防不勝防黃小姐這日回去檢點衣服恰巧他們第二位公子也在家裏從前因名義上總算是個後母况且自己又受過撫養心裏雖極不平面子上却也無可如何而今既下堂求去名分消除便現出一種桀驁不馴的樣子公然和黃小姐衝突起來正在不得開交之際裏面老頭子也走出來了說道我和你這般意見終非了局今天警察所裏張警佐也到我這裏旁說起我們倆的事情他極願代爲排解

叫你頂好就過去。一過我想現在你就坐頂轎子去罷。且看他如何說法。再作計較。黃小姐平日和兒子雖生惡感。但是和老頭子恰沒有絲毫意見。況且他對於自己兒子更甚戀戀不捨。下堂求去。原非得已。如今有人肯替他轉圜。況又是極相熟的張警佐。這那有不顧之理。所以聽罷此言。也沒工夫和兒子再吵。好在轎子是現成的。便欣然坐上。直向警所而來。

平日間黃小姐到警察所裏一運。向上房直衝慣的。這天值日警士進去報了。那張警佐却笑嘻嘻的迎將出來。說道：宗師母你們兩夫婦就是有些口角。大家都應當原諒一些。又何必必要吵吵鬧鬧。弄得一家不安呢。如今他在縣署控訴你。叫我把你移送過縣。你回頭到了那邊。自然知道說罷。就備文派警押着黃小姐。轎子移到縣知事姓盛。便坐出來。略誌口供。黃小姐平白地受這番控辱。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但到這地位。也是沒有法想。便將經過情形。自始至終。和盤託出。盛知事也極爲惋惜。便說道：刑事控訴。當然是不能成立。如今你且安心暫住。聽候判決。過了幾天。便傳集兩造。並宗氏族人。一一詰訊。末後便叫宗醫生上堂。拿着那張筆據。問他道：這是你親筆寫的吗。二十塊錢一月。照十年算。該要二千四百塊。照五年算。也該一千二百塊。我如今判你繳出。出千塊錢贖。養費歸他。具領宗醫生聽罷。宜半聲明不服。就此提出理由。再向地檢廳上告。

想到他兩個愛子有母難依何時再聚所以鎮日除間了以淚洗面而外一無事畢加了不識趣的
婆子偏偏夾七夾八前來瞎纏那曉得他腸斷心酸含冤莫訴只有瀟瀟夜雨一陣陣打在窗外的
梨花樹上憔悴花顏和黃小姐的玉容兩兩相較益覺黯然無色

▲禮拜六歌 (仿大風歌)

邨逸梅

禮拜六兮壽命長。百數十期兮周刊王。鈍根瘦腸兮編輯忙。
禮拜六兮壽命長。畫家丁棟兮仕女揚。嫵媚封面兮撫卷香。
禮拜六兮壽命長。道上寒雲兮辭喬皇。美哉日記兮紫茵娘。
禮拜六兮壽命長。瘦腸哀情兮取材良。一回展讀兮一斷腸。
禮拜六兮壽命長。一風出世兮貴洛聽。瞻虛妙作兮寫真箱。
禮拜六兮壽命長。風景圖畫兮徵四方。眠氏趙雲兮鑿金闕。
禮拜六兮壽命長。曼殊遺著兮永流芳。不才逸梅兮附驥光。

足下今年很忙在社會上交際了一年 不覺又到新年 那新年裏 第一少不來的東西 便是賀年
信片

我知足下交情廣闊 不論那一界 都有至好 所以我同足下算算 惟有中華圖書館的新式賀年

片 最為合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片子 比衆不同 另有
特別的好處

第一 印得精緻優美 又新又雅 人人見了
歡喜

第二 無論家庭男女政學商工 各界都全
要送那一種人物 便可揀那一種買

第三 詞意新穎 句語切當 或用信式 或
用簡單的頌詞式 樣樣都有

第四 紙張細潔 樣式玲瓏



第五 雙片單片 均極價廉

有這許多好處還不趕快去買

恐怕就要賣完哩

五彩全金雙片

每張洋二分

五彩全金單片

第二十四回 善逢迎雨覆雲翻 經患難風平浪靜

施里仁料想不到這個窮極無量的洗瘋子尚有親戚前來探望又聽說來人是一位體面少年益發滿肚疑惑忙不迭的問道這少年姓甚名誰做甚麼職業可有名片交給你身上的衣服畢竟怎麼樣門役回道問他姓名時他說是院長的朋友不用通名報姓見了院長自會認識身上穿的却是簇新的西裝領巾下面露出黃澄澄的表練指頭上面的鑽石戒指一閃一閃耀得人眼花撩亂因此不敢把他怠慢引導他到會客室裏專候院長出去會話里仁肚裡尋思這人好生奇怪簇新西裝金表鑽戒分明是上流社會的人物（上流社會僅以金表鑽戒爲表準寫盡炎涼世態）我或者有這般的闊綽朋友瘋子那裏有這般的體面親戚（醜極）敢是門役弄錯了待我出去一瞧自見分曉比及跨入會客室和那少年打個照面便笑將起來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芸士和你六七年闊別了甚風吹你到這裏一壁說一壁讓坐送茶芸士回說偶然路過吳門想起從前的老同學多年沒有會面一來專誠拜謁二來爲着一樁賤事要來相煩老哥里仁把芸士的面貌端相了一下便道真個是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聽說尊大人營業發達日進斗金是數一數二的商界

鉅子。芸士做了富家公子。畢竟氣象不同。比着從前益發精神飽滿。態度軒昂。兄弟在醫院裏混飯。吃做了一個吃不飽。餓不煞的院長。做院經費又是異常竭蹶。從前會蒙大力玉成。在尊大人和令姨丈張老先生面前代呼。將伯慨助巨款。只是這數年來。諸事擴充。開銷浩大。杯水與薪。何濟於事。本地雖有幾家紳富大戶。對於公益事務。大都不甚熱心。在這騎香淫洗上面。把金錢看得比泥沙。還賤。若要勸他們在慈善機關裏。量力補助一個鵝眼錢。卻看得比車輪還大。因此這所窮醫院。很有些支持不下。兄弟本備着募捐。副啓待要寄到府上。替那貧病交加的同胞請命。同胞却在暗室裏用鐵鍊鎖住。不道事有湊巧。大駕忽然光降。真是莫大之幸。芸士暗暗好笑。里仁分明窮昏了心。和我講的話。都是牛頭不對着馬嘴。便道。兄弟此來。並不爲着捐款的事。只爲貴院裏面。收納一個瘋人。叫做沈根生。他是……里仁搶着說。道他是令親。麼方才門役進來報告。說外面來了一位貴客。却是沈瘋子的親戚兄弟。只不信。難道……芸士笑問道。難道甚麼。里仁忙轉變論。調道。他也許是令親。皇帝老子也有草鞋親。這有甚麼妨礙。誰云有妨礙哉。但是住在院裏的沈根生。出身小販。是偏有腿沒袴子的朋友。天下同姓名的人很多。不知令親沈根生。可是這個小販沈根生。芸士道。更是這個小販沈根生。他雖算不得是兄弟的親戚。但是他兄弟的關係。比着親戚還

竟和令親張老先生有重大的關係請問是甚麼關係芸士道這却不便說明總求老哥看舍親和兄弟的分上早把這瘋子好好療治果然把他醫好了舍親和兄弟那邊都有相當的報酬里仁道足下但請放懷醫家有割股之心越是貧病相連的人兄弟越肯賠錢貼功夫盡心療治這位沈先生雖然是個勞働社會裏的人物但是兄弟近來的主張把這勞働神聖四個字當做天經地義般看待沈先生病發的當兒在那衛善人家裏闖下一場大禍細送官廳發在敝院醫治要是趨炎附勢的醫生便不免把病人置諸腦後誰管他的存亡死活兄弟却不然他進院以後便請他住上等病房（暗房一間）每日三餐格外優待（一天飯食分做三天發給）一切起居異常舒服（附鐵鍊一條由他受用）他進院沒多幾天兄弟按日診治並沒間斷還揀着貴重藥品給他調服也不管幾百換一兩的牛黃犀黃都肯捨給他用（那有牛黃犀黃只有信口雌黃）芸士道這般優待極感盛情他住在第幾號病房待我去會他一面里仁眉頭一皺忙道且慢發瘋的人沒有道理可講驟然和他相見端怕肆無忌憚得罪了貴客待兄弟和他說明了理由再請相見……當下里仁芸士暫時寬坐自己急匆匆的轉到裏面傳喚院丁忙迭不的問道這個沈瘋子現在怎麼樣

了。院丁道：大鐵鍊鎖在屋子裏，一時迷，一時醒，一時唱歌，一時痛哭。現在嚷着肚子餓，廚房裏儘有吃。不盡的白米飯，只是奉了院長的諭話，却不敢胡亂給他充饑，拚救倒給狗子吃，只好眼睜睜瞧這窮人餓死。（院丁之言婉而多諷，其不滿意於里仁也可知。）里仁笑道：方才的諭話我早取消了。有飯快快盛給他吃，三葷兩素和上等病客一例看待。大鐵鍊不用鎖着，把他遷到第七號病房牀鋪，被褥快快替他預備。我住的房間裏現多着一套新被褥，暫時借給他，用他要甚麼，你只諾諾連聲，別道半個不字……院丁聽着這話，分明丈二長的和尚，一時摸不着頭腦，暗想：敢是院長也犯了瘋病。（犯的是金錢瘋）怎麼一時晴，一時雨，比着黃雲天氣，還轉變得快。院長見他沈吟不語，立催他依舊論話辦事，別多耽擱。你不想這貧病相連的沈瘋子，捱飢受凍，很是可憐，難得我院長發生這條慈悲心，你還不依着我幹，你便是安着歹心，惡意院丁沒奈何，只得依着他幹走了幾步，自言自語：一道會子當他冤家般看待，一會子又要當他親家般看待，真叫人揣摸不出是甚麼道理。院長聽了暗暗的好笑道：這仙道理有甚麼揣摸不出，有了金錢時，冤家也是親家；沒了金錢時，親家也是冤家……待到一切布置都已妥貼，里仁才向會客室裏引了芸士同去看視病人可

了。待遇三輩兩素吃得他。唾嘴。唾舌。出了黑屋子。遷入寬敞曉亮的房間。恰似從地獄裏拔登天堂。向外安設一張鐵牀。疊着縐紗被頭院丁低聲說道。你覺着困乏時。儘管躺在牀上休息。一會子這套縐紗被頭院長自己尙捨不得掩蓋。却肯借給你。用多分你前世敲破了木魚頭。因此強盜也發着善心。根生昏昏沈沈。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正覺得身上寒冷。骨節疼痛。有這現成被褥。落得躡他。一鋪院丁又服侍他。洗過了澡。換了一套新衣袴。扶他上床安睡。一床錦被掩蓋着。這個窮苦小販。被窩裏又溫又滑。根生自出娘胎。恰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受用。在這當兒。里仁倍着。芸士同到病榻。前來看視。里仁探首帳內。撮着笑臉說道。沈先生。你寬着心。在這裏好好兒養病。你的救星到了。這位王先生是很有名的慷慨丈夫。你病裏的費用。都由他一力擔當。你要甚麼。你只願說有錢不消。過時辦除。是裁那蒼龍頭上的角。拔那猛虎口裏的牙。其餘件件般般。都可依着。你幹根生在被窩裏。喝道。俺也不要跳入大海。裁那蒼龍頭上的角。俺也不要飛上高山。拔那猛虎口裏的牙。俺只要點着三千精兵。殺上番邦。把我家金枝玉葉的阿蓮公主奪將回來。芸士忙喝道。沈根生。你別糊塗。你家阿蓮公主並沒有送上番邦。好好兒在家裏住着。只要你病體全愈。包管你骨肉團圓。度那一

○子○快○活○日○子○根○生○向○芸○士○瞪○了○一○眼○忽○的○把○被○頭○揀○在○一○旁○道○好○了○好○了○阿○運○有○了○下○落○了○我○沒○
○有○病○我○便○和○我○女○兒○相○會○去○說○時○便○待○扒○下○牀○來○慌○得○院○丁○把○他○攔○住○了○叫○他○別○忙○芸○士○也○在○旁○喝○
○道○根○生○你○忙○甚○麼○你○安○安○隱○穩○住○在○這○裏○明○天○便○教○你○父○女○相○會○你○若○裝○痴○作○瘋○便○是○一○百○年○也○不○
○會○骨○肉○團○圓○根○生○聽○說○父○女○相○會○藥○得○甚○麼○似○的○便○道○到○了○明○天○真○個○和○我○的○阿○運○相○會○我○便○安○安○
○穩○穩○住○在○這○裏○動○都○不○動○鬧○都○不○鬧○要○是○動○一○動○鬧○一○鬧○任○憑○你○們○再○把○大○鐵○鍊○鎖○我○在○黑○屋○子○裏○
○里○仁○忙○道○沈○先○生○叫○你○別○說○瘋○話○你○又○說○瘋○話○了○當○下○便○陪○着○芸○士○同○出○病○房○回○到○會○客○室○裏○坐○定○
○芸○士○道○看○來○他○的○瘋○病○尙○屬○容○易○療○治○心○病○只○要○心○樂○醫○明○天○見○了○他○的○女○兒○便○該○病○去○一○半○里○仁○
○忙○問○他○的○女○兒○端○的○在○那○裏○怎○會○想○出○瘋○病○來○芸○士○道○原○來○老○哥○尙○沒○知○曉○他○的○瘋○病○的○來○路○咳○說○
○來○正○自○可○慘○咧○便○把○阿○運○怎○樣○抵○押○與○人○根○生○怎○樣○贖○女○不○果○胖○太○太○怎○樣○虐○待○使○女○怎○樣○把○阿○運○
○打○個○半○死○怎○樣○設○下○計○策○把○阿○運○送○入○女○醫○院○怎○樣○騙○他○出○門○却○把○來○賣○給○人○家○元○元○本○本○說○了○一○
○遍○又○道○阿○運○現○在○舍○親○張○老○先○生○家○裏○老○先○生○立○志○要○成○全○他○們○的○骨○肉○却○教○兄○弟○到○處○物○色○根○生○
○的○蹤○跡○方○才○在○蘇○州○車○站○碰○見○一○個○蹩○脚○老○人○他○和○小○僕○王○升○認○識○王○升○道○他○便○是○衛○姓○的○門○役○老○
○張○根○生○的○蹤○跡○大○概○他○應○該○知○曉○便○向○老○要○問○時○他○便○一○是○一○二○是○二○把○根○生○發○瘋○胡○鬧○後○來○因○送○

官廳發下醫院的情形告我知曉因此找到這裏來得和老哥相見（補叙前文所未及藉省筆墨）里仁道既然知曉了他的病根療治起來益發容易見效包在兄弟身上不出十天一定藥到病除永不再發只是敝院經費竭厥務求足下向令姨丈面前竭力說項補助這所醫院有許多貧病無告的人身受大惠比着完全他們倆的骨沈功德還要加倍咧芸士滿口應承却見天色將晚還要搭着夜車趕還南翔向姨丈那邊復命當下起身告別里仁相送出門王升在門房裏等得麻煩瞧見主人出來便隨着芸士同返南翔這裏沈根生自此交着好運脫離了這個難關風平浪靜再也不遇甚麼阻折然而衛善人家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重重疊疊打不破這許多難關欲知後事且閱後文。

新歲又將到 賀年的這樁事情 是人人聽不來的 若有一處不週到 非但缺禮 且於交誼上大

詳註，最新式 賀年尺牘指南

初 二 三 四 集

有阻礙 但賀年這是一個題目 一時間却要寫出許多賀年信 而且親戚朋友 學商政工 地位身份不同 豈不費事 因此本館為諸君便利計 已經做好種種五彩全金面子的賀年信片 以備購用 但有許多地方 如家庭尊長叔伯弟兄 親族中的長輩 世交中的父執師長 工商同業中的前輩 或是在政界中辦事的一班戚友 必須自己親筆寫的信 方算敬重 否則被要式他們背後責備 還有許多知己朋友 不用寫的信去賀年不能算親近 所以本館四處徵求 特地為諸君 編成賀年尺牘指南四集 共有一百數十種賀年信式 無不俱備 有了此幾冊指南 任你要寫什麼賀年信 可一揮而就了 每集定價洋一角 請你到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發行所去買一冊 試試看 好不好 當場試驗 書印五千部 恐怕就要賣完了哩 請你們快快來購 外埠諸君 請速來定購

天虛我生 王西神 王鍾根 袁寒雲 朱梅菊
 江紅魚 呂伯攸 李鍾秋 李常覺 吳忠廣
 沈禹鐘 余容我 周梅鵬 范君博 神小蝶
 陳範我 徐半梅 許指嚴 張碧梧 張舍我
 張秋絲 程游應 程小青 葉小鳳 趙君豪
 劉鳳生 劉雲紅 劉裕公 嚴獨
 嚴美孫 (繪畫者) 丁棟 張光宇 楊清
 謝之光 (海外通信記者) 王一之 (劇國)
 江小鶴 (法國) 傅產長 (美國)

哀 情 小 說 史
 玉 田 恨 史

天虛我生以所著玉田恨史付刊
 行世哀感頑豔讀者無不下淚世
 多傷心人一腔熱淚正苦無處揮
 灑曷弗購玉田恨史讀之現已出
 版每冊收回紙印成本一角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代發行
 分售處 各大書局

民國十年正月... 日發行星... 禮拜六第一一百四十五期

所 不 許 翻 印 有 權

編輯者 鍾 瘦 鵬
 理事編輯 鍾 根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中華圖書館 電話二四九五九
 分售處 各大書局

小 說 週 刊 每 一 冊 半 角 五 十 年 期 元
 週 刊 六 冊 售 價 一 元 二 角 四 元

外埠如欲定閱者先請足款或匯票或郵票... 日本南洋各埠售價本加郵費一分

小 說 週 刊 每 一 冊 半 角 五 十 年 期 元
 週 刊 六 冊 售 價 一 元 二 角 四 元
 刊 目 十二元八 元六 元一百元三十二元五十九元
 取 費 甚 廉

戲學指南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九冊 第十冊 第十一冊 第十二冊

●有劇本 ●一工尺 ●有板眼 ●有說詞 ●有說白 ●有唱工 ●有做工 ●有腔調

是書均譚梅真本學唱京調梆子詞者最為容易進步每劇之唱句均按工尺詞句較之外間偏重於一方面者不同尤妙在逐場逐曲詳加說明以不經之俾學者不啻良師之面授且講詞琴之說唱表習目能手口相應真學戲之寶本一冊至十一冊已歷次再版每冊定價洋三角

▲第一冊目錄 ●工尺過門譜 ●胡琴運用圖說明 ●李陵碑 ●空城計 ●瑣林宴 ●黃金宮 ●秦瓊賣馬

▲第二冊目錄 ●過門工尺譜 ●洪羊洞 ●綠沙愁 ●文昭關 ●武 · 破 ●祭江 ▲第三冊目錄 ●獨木關

●汾河灣 ●三娘教子 ●上天台 ●玉堂春 ▲第四冊目錄 ●烏盆記 ●八義圖 ●彩樓配 ●浣沙計 ●魚

藏劍 ▲第五冊目錄 ●打鼓罵曹 ●二進宮 ●轉門轉子 ●搶黃金 ▲第六冊目錄 ●斬黃袍 ●桑園寄子

●雙獅圖 ●探英雄 ●原龍真身 ●第七冊目錄 ●黑陰山 ●黃鶴樓 ●板破 ●白門侯 ●二度梅 ●雞鼓

秘訣 ▲第八冊目錄 ●戰諸國 ●捉拿曹 ●空城計 ●大武口 ●宇宙城 ▲第九冊目錄 ●白蓮教母 ●取

城都 ●盜宗卷 ●落陽關 ●孝殿天 ▲第十冊目錄 ●南天關 ●連環計 ●升殿嵩 ●九更天 ●關張虎 ▲

第十一冊目錄 ●馮營濟水 ●草英會 ●七星堂 ●岳家軍 ●祭香 ▲第十二冊目錄 ●宋雲 ●金魚 ●

宋雲 ●金魚 ●